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八〇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八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八〇冊目次

經部·四書類

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存卷十二至卷十九)

〔清〕范梈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述善堂刻本

..... 一

四書講義尊聞錄二十卷(一)

〔清〕戴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六年至七年懷新堂刻本

..... 四〇八

四書句讀釋義十九卷(存)

卷十二至卷十九)

〔清〕范凝鼎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述善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句讀

釋義十九卷》提要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邦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云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素隱

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云。孟子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過

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既通。五經尤長於詩

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

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

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

長於詩書而曰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

用。適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

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

孟子源序

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齊湣

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

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

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

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

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

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

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

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

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

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

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臨襲前人。又非鑒空撰。得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

甚義。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楊則非也。荀子

性更說。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楊子雖少過。然亦不識

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

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

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

孟子原序

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啟

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

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

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

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

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

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

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

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

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

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

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

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

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

道自任。又曰。孟子有幾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

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

孟子原序

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其處。但以孔

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

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

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

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

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

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

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釋〕語類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貫通。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

○孟子說得段段痛切。如檢死人相似。必有箇致命痕。

孟子 原序

四

述善堂藏板

孟子段段有箇致命處。看得這般處。方有精神。○讀孟子非徒看他義理。熟讀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脉通貫。語意反覆。明白峻潔。無一字閑人。若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四書句讀釋義卷之十二

古楊師岡范凝鼎手錄 門人箕陽劉光晉謹鐫

孟子上

梁惠王章句上

〔註〕凡七章

孟子 見梁惠王 句

〔註〕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釋〕或問孟子不見諸侯。此其見梁惠王何也。曰。不見諸

孟子 卷之十二

一

述善堂藏板

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禮也。蓋先王之禮。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獨守先王之禮。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也。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禮貌先焉。然後往答其禮爾。故史記以爲梁惠王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得其事之實矣。

王曰 叟 不遠千里而來 句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句

〔註〕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釋〕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

已故惠王利國之問。發於見賢之初。

孟子對曰。王頓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句

註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釋精義明道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或問仁義之說。奈何。曰。程子至矣。而予於論語之首篇。論之亦詳矣。曰。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

孟子梁惠王卷十

二
藏板
述善堂

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爲體用而不可混者。

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

以爲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

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

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

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

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

非之。奈何。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

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

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語類事之宜。雖若在外。

孟子梁惠王卷十

三
藏板
述善堂

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附論語單言仁。包義禮智信。孟子兼言仁義。包禮智信。蓋皆舉性之全體而言也。論語罕言利。孟子不言利。皆不欲人計利以害義。所以去人心而存道心也。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

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

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

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壓。○乘去聲。壓於豔反。

〔註〕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屢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釋〕附利之端。自王啟之。害之實。亦是王受之。本欲求利。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四

述善堂藏板

而反得害。則利之不必言可知。○單言義。而仁在其中。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註〕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

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

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

戴於已也。

〔釋〕或問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

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

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

之閒。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

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

孟子何不以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為

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

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按本塞源。而

救其弊也。○附仁義自王始。包大夫士庶人在內。蓋正

與上王曰三句相反。不遺親後君。切在下者說。與上干

乘百乘殺奪相反。仁義有利無害。此仁義所以當言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五

述善堂藏板

〔註〕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

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

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

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

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

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

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

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

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

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釋或問太史公之歎其果知孟子之學耶。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爾。使其誠知孟子之學也。則豈其崇勢利。羞賤貧。而不自知其非耶。語類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爲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爲義時便說要不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爲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孟子大綱都剖析得分明。如說義利等處。如答宋徑處。見得事只有箇是非。不通去說利害。看來惟是孟子說得斬釘截鐵。○新安陳氏曰。孟子一書。以遏人欲存天理爲主。何必曰利。遏人欲也。亦有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六字該貫章旨者。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六 述善堂 藏板

孟子 見梁惠王 王 立於沼上 顧鴻鴈麋鹿 曰 賢者 亦樂此乎 洛篇內同
釋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釋楊龜山云。梁王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則是曰字當連上也。○附此字單指所顧說。孟子下兩節。則兼所立所顧並言之也。
孟子對曰。賢者 而後樂此 不賢者 雖有此 樂也
註此一章之大指。
釋附後樂不樂內。俱有一能字在。觀下兩節自分明。惠王但問樂不樂。孟子則推進一層。與之言能不能。所以戒其獨樂。引之與民偕樂也。是危言。非婉言。昔人謂不拂其欲者。恐非孟子告王之本意。
詩云 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 庶民攻之 不日成之 經始 勿亟 庶民子來 王 在靈囿 麋鹿攸伏 鹿鹿濯濯 白鳥鶴鶴 王 在靈沼 於 物魚躍 文王 以民力爲臺爲沼 而民歡樂之 謂其臺曰 靈臺 謂其沼曰 靈沼 樂其有麋鹿魚鼈 古之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七 述善堂 藏板

人與民偕樂

故能樂也

詩作獨戶角反於音馬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

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政治也

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

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牝鹿

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

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

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

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八

述善堂

藏板

釋蒙引古之人與民偕樂是說平日有恩惠及人治岐

之政是也○衛絳山曰詩辭全是民樂文王之所有經

如靈臺六句卽而民歡樂之曰靈臺靈沼卽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也王在靈臺六句卽樂其有麋鹿

魚鼈孟子從詩中涵泳而出一語道其所由然曰古之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賢者而後樂此之旨分曉矣○

附能樂者能保有其樂非謂文王真必以此爲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民欲與之

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

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憂樂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

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爾民怨其虐故因其自

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

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

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釋南軒張氏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

其心則害喪而欲君之亡究其本則由夫順天理與狗

私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九

述善堂

藏板

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附此因

言樂而引之以借樂於民孟子之切於救民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

移其粟於河內

河東凶亦然

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鄰國之民不加少

寡人之民不加多

何也

釋蒙引何也二字歸罪歲凶

孟子對曰句王好戰句請以戰喻句填然鼓之句兵刃既

接句棄甲曳兵而走句或百步而後止句或五十步而後

止句以五十步笑百步句則何如句曰不可句直不

百步耳句是亦走也句曰王句如知此句則無望民之

多於鄰國也句聲○好去

註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

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

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

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未矣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十藏善堂

釋存疑戰以勝敵爲上走之遠近弗計也猶治以王道

爲上小惠之能行與否弗計也行小惠不可望民加多

欲民加多惟在行王道爾故下二節遂言王道

不違農時句穀句不可勝食也句數罟句不入洿池句魚

鼈句不可勝食也句斧斤句以時入山林句材木句不可

勝用也句穀句與魚鼈句不可勝食句材木句不可勝用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句養生喪死無憾句王道之

始也句○勝音升數音

註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

冬乃役之也句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窪下

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

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

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

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

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

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

王道之始

釋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十藏善堂

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

入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

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註厲遮列

也物爲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爲之守禁爲守者設禁令

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木者也○禮記王制獺祭

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鴈然後

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雲峰胡氏曰澤梁無

禁者不禁民之取愛民之仁也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

以時取愛物之仁也○蒙引田以講武則四時皆可伺

農隙以役民故春有蒐夏有苗秋有獮冬有狩凡有興作則決須至冬也興作興徒作事也○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人世之始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附喪死註作送死○法制未備者有法制但未全備爾

五畝之宅讀樹之以桑五十者讀可以衣帛矣句雞豚

狗彘之畜讀無失其時七十者讀可以食肉矣句百畝

之田讀勿奪其時句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句謹庠序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述善堂主藏板

之教句申之以孝悌之義句頒白者讀不負戴於道路矣

者七十者讀衣帛食肉讀黎民讀不飢不寒讀然而不王

者讀未之有也句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

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

〔註〕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

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

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

時如孟春犧牲母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

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

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

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斑同老人

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

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

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

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

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

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

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述善堂主藏板

〔釋〕或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曰老者然後衣帛食

肉何也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大耄幼之所

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為則非七十之老不得以

食之矣先王制度之節始於畧而終於詳大率如此曰

必五十而後衣帛七十而後食肉何也曰此先王品節

之意所以教民尊長敬老而節用勤生也若其意則豈

不欲少者之皆衣帛而食肉哉顧其財有不贍則老者

或反不得其所當得爾賈誼有言古之治天下者至纖

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亦此意也曰謹庠序以申孝悌之

義徐氏之說奈何。徐氏曰：老者衣帛食肉，而少者不與。則民固已知尊長養老之義矣。蓋方其養之，而教固已行其間，然猶以為未也。故為之庠序以申之，而致其詳焉。曰：孟子之意未必然。然其為說亦密矣。○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古以百步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洫封植之界也。○東陽許氏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常教之中，又以孝悌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力也。○蒙引：豚，小豕也。彘，豕也。狗有三，守狗獵狗養狗。此是指養狗也。○存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內含教民意。○雙峰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制，則於何處取用。○附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兼教養在內。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讀句
塗有餓殍而不知發
讀句

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讀句
○李平表反刺七亦反

註：檢，制也。彘，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

釋：精義伊川曰：孔子之時，諸侯甚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甚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述善堂藏板
五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述善堂

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者。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語類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如冬裘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大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爲美桓公也。孔孟易地。則皆然。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新安陳氏曰。天命之改。未

梁惠王

寡人

願安承教

註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

殺人以梃與刃

有以異乎

曰無以

異也

徒頂反

註梃杖也

以刃與政

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註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釋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梃。刃殺人。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之。

曰庖

有肥肉

廄

有肥馬

民

有飢色

野

有餓莩

此率獸而食人也

註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孟子

梁惠王

卷十二

述善堂

釋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卽以虐政殺人也。

獸相食

且人惡之

爲民父母

行政

不免於率獸而

食人

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註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釋衆引獸相食一節。言人君以子民之責。而反爲殘民之事。作俑一節。又痛言民之不可殘也。

仲尼曰

始作俑者

其無後乎

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

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

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如之何

其使斯民饑而死也

爲其象人而用之也

〔註〕偏、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畧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偏，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偏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饑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卒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卹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釋〕新安陳氏曰：以率獸食人，箴其昏迷之錮習，遏人欲也。以爲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擴天理也。○附盧政除而後仁政可行。孟子教惠王對症之藥也。

孟子

卷十二

太

述善堂藏板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註〕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

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釋〕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爲者。然細考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非義舉也。徒以爭城爭地，不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見賢之際，歷叙其喪敗，而欲爲死者一洗之，此正如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爲爾。豈有君人之度，而知所謂大勇之理哉。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孟子

卷十二

尤

述善堂藏板

〔註〕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釋〕蒙引：地方方字，與方寸方丈之義同。○附行仁政，是所以可王之實事。下節指出策勵惠王。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註〕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

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釋〕慶源輔氏曰。仁政在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面數句。則又其效驗也。○附刑罰二句。非仁政之全。所謂救急之政是也。暇日。正是刑賦所寬之日。暇日修孝悌忠信。對不暇治禮義看。蓋刑賦未寬。上雖教民修民自不暇修。此則言民暇於修爾。至所以修之之道。雖孟子梁惠王卷十二述善堂藏板三不能無借於上之教。但此處不重上教。但言民暇及於此爾。單言壯者。注下捷秦楚言也。入以二句。猶首章不遺親後君之意。畧抑揚重下句。起下捷秦楚也。○省薄只是各得其平。可使云者。言民樂於效死也。○此節言在我有必勝之理。下二節言在彼有必敗之勢。合看乃盡可捷之義。○施仁政全不為報讐起見。但志在救民爾。

彼顓奪其民時句使不得耕耨讀以養其父母句父母凍餓句兄弟妻子離散去聲

〔註〕彼。謂敵國也。

彼顓陷溺其民句王顓往而征之句夫誰與王敵音扶

〔註〕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卒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句仁者無敵句王顓請勿疑句

〔註〕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

孟子梁惠王卷十二述善堂藏板王

本意。

〔釋〕新安陳氏曰。逞忿報怨。私欲也。行仁救民。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兵。亦正之之征也。不行仁而惟報私怨。忿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報。敗亡當必由之。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孟子顓見梁襄王句

〔註〕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顓語人曰句望之讀不似人君句就之讀而不見所畏讀

焉句卒然問曰句天下惡乎定句吾對曰句定于一句語去